臺大歷史學報第 60 期
2017 年 12 月，頁 231-270

BIBLID1012-8514(2017)60pp.231-270
2016.3.2 收稿，2017.6.7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60.06

臺灣入門——連瑪玉的福爾摩沙故事

林 欣 宜*

提 要

蘭大衛醫生（David Landsborough III, 1870-1957）夫人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 1884-1984），於 1922、1924 及 1932 年在英國出版以福爾摩沙為名的三本關於海外宣教的故事書，以文字與照片，向母國英國兒童展示對臺之認識及其一家的傳教與醫療生活，可謂兒童版的簡明臺灣導覽。她介紹福爾摩沙的風俗民情、歷史文化、天然物產，以及在彰化和周遭臺灣人相處的生活經驗。連瑪玉藉由突顯福爾摩沙與英國不同之處，介紹臺灣之特色，並訴說身邊臺灣人改變宗教信仰的過程。

本文透過分析其書寫內容與形式、寫作脈絡、出版流通過程，以及傳播對象和作者生活經歷，討論連瑪玉這系列介紹臺灣的故事書所表現之「臺灣」為何及為何如此。由 19 世紀中葉以降海外宣教及西文臺灣書寫的風潮來看，這幾本故事書不僅是臺灣教會歷史，也是臺灣英語書寫中的異數，其內容簡明而直接，搭上觀光旅遊的熱潮，對臺灣之描述因其長年生活的敏銳體驗而有「真實」之可信度。但這系列著作，實為連瑪玉個人在宣揚基督教義上的普及化努力，既非英國基督長老教會在臺宣教之工作內容，也未見後繼者在英國書市培養對臺灣有興趣的讀者群，終究使此類臺灣主題在英國曇花一現。

關鍵詞：福爾摩沙書寫　臺灣　彰化　連瑪玉　蘭大衛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061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E-mail: linxinyi@ntn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蘭大衛與連瑪玉在彰化的傳教與醫療工作
二、連瑪玉和她的福爾摩沙故事集
三、對臺灣的描繪
四、連瑪玉一家所在的彰化
五、出版目的與流通狀況
六、臺灣長老教會出版品中「福爾摩沙故事」的特殊性
結 語

前 言

本文討論的對象是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III, 1870-1957）醫生夫人連瑪玉（婚前舊姓 Marjorie Ellen Learner, 1884-1984）一家，以及其於 1920 至 30 年代初出版的三本標榜「福爾摩沙故事」的英文故事集。[1]她藉由一則一則故事，將其長住彰化數十年，從事醫療、傳教工作與生活體驗，萃取成為一個個各自獨立的主題，寫下她所認識的臺灣；對象主要為兒童，書寫經過精心設計與選擇節錄，可讀性非常高，目的是為英國的小讀者們介紹臺灣，可以說是英文書市中最簡明的「臺灣入門」讀物。其中二本書 2004 年在臺重印時，賴永祥牧師強調：「讀者可由此書知道日據時期在臺灣的社會、民情及多位改信者的生涯。」[2]這三部作品在臺灣似乎流通不多，知名度很低，若非 1972 年成文出版社及 2004 年教會公報出版社重印，[3]恐怕知者無幾，即使教會人士也不一定知曉，

1 西方普遍以「福爾摩沙」稱呼臺灣。

2 賴永祥，〈聚珍堂史料發刊總序〉，收入連瑪玉，《福爾摩沙的故事》（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4），頁 12。

3 本文付梓之際，這三本書終於有中文譯本出版。見連瑪玉著，鄭慧娗譯，阮宗興校註，《蘭醫生媽的老台灣故事：風土、民情、初代信徒》（臺北：前衛出版社，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遑論一般大眾。那麼，討論這樣的作品究竟有何意義？

筆者認為，置於臺灣相關之西文書寫的脈絡來看，此系列作品是十分特殊的。舉曾任美國在臺領事的 James W. Davidson（中文名禮密臣或達飛聲等）所著的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為例，該書以內容全面、個人經驗特殊，以及英文在國際間較為通用之故，受到最多重視，流通也最廣泛，1903 年出版時，在倫敦、紐約、橫濱、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多地同步推出。禮密臣自述寫這本書的原因，1895 年他以戰地記者身分來臺採訪時，居然找不到通盤介紹臺灣的英文書籍足以參考，他說：「對大部分住在東方只能說英文的人來說，臺灣給他們的印象是有茶葉、樟腦、原住民及熱帶疾病的所在而已。沒有更多的資訊了。」[4]他想藉其著作呈現的是福爾摩沙的全史或通史，旁徵博引、廣泛收羅，企圖展現島嶼豐富的歷史與地理知識，尤其關注天然資源、貿易與產業面相。相較於此書在英語臺灣書寫的話語權、內容有如百科全書般「博而廣」之歷史書寫，20 多年後，連瑪玉的著作採取「小而美」的寫作策略；名為「福爾摩沙故事」，即可想見不似前書枝蔓龐大，特色是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轉化成介紹福爾摩沙的方式，而非挪用歷史、學術研究或政治評論為素材，訴求內容簡單、直接，對象也較為大眾化。

19 世紀中葉以來，關於臺灣的西文書寫數量漸增，介紹性質的出版品接踵出現，連瑪玉的福爾摩沙故事如何述說？又呈現出何種臺灣形象？此一類型的定位、特殊性及意義，是本文最欲探究的問題。藉由討論此系列書寫在臺灣相關英文書籍、書寫策略及出版市場的地位，將是我們用以定位從 1890 年代到 1930 年代的英文臺灣書寫所展現的「福爾摩沙認識」內容轉變的基礎。

除了用於分析的福爾摩沙故事集，我也仰賴連瑪玉在 1957 年出版的

4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etc.: Macmillan & Co., Kelly & Walsh Ltd., 1903; repr.,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5), "preface," p. I and chapter 18, p. 258. 引文為筆者翻譯，以下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回憶錄 *Dr. Lan*。[5]此書為蘭大衛醫生過世當年，應子女要求撰寫之蘭醫生生平略傳，內容來自連瑪玉的回憶、蘭醫生生前口述、書信，以及向教會提出的報告，由英國長老教會出版社出版，有助於了解前三本故事書中許多內容的背景。另外，教會本身留下不少紀錄，與蘭家相關的記載及研究皆多。再者，蘭家人對於材料保存十分重視，連瑪玉也勤於筆耕，留下不少雜記，這樣豐富的資源是我們探索其書寫中傳達的福爾摩沙知識，乃至於對其所在彰化具體描述的重要關鍵。本文雖非專注在臺教會發展史之研究，但透過考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種種文獻，有助於捕捉連瑪玉在教會工作之餘，以「福爾摩沙故事」向英語世界宣傳臺灣的意義何在。

一、蘭大衛與連瑪玉在彰化的傳教與醫療工作

連瑪玉一家人在臺灣的傳教與醫療工作，是理解其福爾摩沙故事集的基礎背景，值得先花些篇幅說明。連瑪玉及其夫婿蘭大衛醫生在彰化備受愛戴，從一句地方流傳的俗諺「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可獲得驗證。創建、經營彰化基督教醫院的蘭醫生，在地方上被比擬像南瑤宮的媽祖一般，是護佑彰化百姓的存在。連瑪玉亦以「切膚之愛」的犧牲小我、奉獻大我的精神，成為臺灣醫學倫理教育的重要教材。[6]其子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IV, 1914-2009）克紹箕裘，接續父親為彰化基督教醫院奉獻，直到 1980 年退休。關於蘭醫生一家的傳記書籍、傳道紀

5 Marjorie Landsborough, *Dr. Lan: A Short Biography of Dr. David Landsborough, Medical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in Formosa, 1895-1936* (Londo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ublications Committee, 1957). 本書在 1998 年翻譯成中文，以中英雙語並列形式，合併出版為：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彰化：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1998）。

6 「切膚之愛」指 1928 年蘭醫生割下連瑪玉腿部皮肉，植補於一名 13 歲男孩潰爛腿部的患部，後來該男孩也成為牧師的勵志故事，曾發行故事書、繪本、動畫 DVD 等，多方傳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錄、口述訪問與追思回顧等，為數頗多，他不但是臺灣近代醫療史的重要討論對象，更是基督教會史中推動臺灣中部宣教事業的重要人物。

蘭大衛與連瑪玉來臺，與英國長老教會的海外宣教有關，此波熱潮一方面溯源自 1850 年代末西方基督新教「大宣教運動」（Great Missionary Movement）的推波助瀾，另一方面則因大清帝國與列強於 1858 年簽訂天津條約，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允許外國傳教士在租界內自由傳教之故。[7]這波潮流中，對臺灣影響最大的英國長老教會和加拿大長老教會，自 19 世紀下半葉起，透過醫療、傳道、教育、社會服務及文字傳播等工作，在臺灣開啟一波帶有「現代化」意涵的宣教運動。[8]

英國長老教會在 1844 年成立外國傳教局後，1865 年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來臺長駐傳教，是各大基督教派中較為積極、並在臺灣南部取得重要宣教成績者。[9] 1860 年代中期後，多位傳教士接續來臺，以臺南為中心向外傳布。1870 年代初期則有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牧師在臺灣北部淡水傳教。臺灣中部開始有傳教士長駐，則要等到 1895 年底，蘭大衛和梅監務（Campbell Moody, 1866-1940）牧師來臺。在這些傳教士中，具有醫生資格的蘭大衛在臺待了 40 年之久。[10]

連瑪玉加入臺灣中部的傳教，是在 1912 年她與蘭大衛結婚後。她是英格蘭人，在 20 歲那年下定決心到海外宣教。1907 至 1909 年間，於愛丁堡接受宣教士訓練後，被英格蘭長老教會派到臺灣。她以不到兩年時

7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947; repr.,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1972), pp. 34-35. 作者 Edward Band（1886-1971），中文名為萬榮華，曾於 1914-1935 年間任長榮中學校長，1940 年 11 月離臺，回到英國長老教會總部。

8 鄭仰恩，〈加爾文傳統與臺灣〉，《臺灣神學論刊》第 31 期（2009 年 12 月，臺北），頁 11-12。

9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pp. 9, 13, 56, 75-76.

10 魏外揚，〈基督教在臺早期的醫療宣教〉，收入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臺灣》（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頁 2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學習福佬話（Taiwanese）後，在臺南女學（1887 年設立，即長榮女子中學前身）裡教導唱歌及簡單的數學。婚後在彰化定居，協助蘭醫生經營彰化基督教醫院與中部傳教事業。1914 年底在彰化生下長子大弼，數年後於返英度假期間生下女兒仁愛。蘭大衛直到 1936 年退休返英為止，共在臺服務 40 年，連瑪玉也長住 28 年之久。1957 年蘭醫生過世後，連瑪玉曾於 1958-1959 年及 1964-1965 年兩度返臺，皆受到熱烈歡迎。長子蘭大弼亦習醫，戰後更繼其父來臺任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直到 1980 年退休返英。[11]

由蘭醫師夫婦一家及英國長老教會在臺宣教的歷史不難看出，西洋傳教士對於臺灣的教育與醫療貢獻尤大。據統計，1847 至 1947 年百年間，差派到中國的 150 名宣教士中，「教牧宣教士」（ministerial missionaries）、「醫療宣教士」（medical missionaries）與「教育宣教士」（educational missionaries）各占 82、45、21 名，其他 2 名，前三者比例約 4：2：1。[12]而 1895 年以前來臺的 20 名男性宣教士中，又以醫療宣教士占了 7 名，近三分之一強；1945 年前的 60 名男性宣教士，則有超過三分之一是醫療宣教士（23 名）。相較之下，至 1881 年時，到中國大陸的 505 名男性宣教士中，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是醫療宣教士（19 名），可以想見醫療宣教在臺灣具有獨特之重要性。自 1865 年馬雅各醫生來臺，至 1935 年臺南新樓醫院交由本地信徒經營為止，長達 70 年的時間，被認是為西方宣教士主導的教會醫療宣教時代。[13]學者普遍認為，長老教會在臺傳教最重要的策略，便是醫療傳教，再者是從社會下層與平埔族著手傳教，培養本地信徒傳教，最後是運用神蹟。[14]此作法具體顯現

11 連瑪玉一家生平，參考魏喜陽，《蘭醫生在臺灣》（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67）；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及劉翠溶、劉士永、陳美玲訪談；劉翠溶、劉士永整編及中譯，《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等。

12 Edward Band, “List of Missionaries,” in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pp. 588-591.

13 統計轉引自魏外揚，〈基督教在臺早期的醫療宣教〉，頁 281-282。

14 諸多教會史研究者不約而同提到醫療傳教在臺灣長老教會佈教事業的重要性。此處僅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英國長老教會相繼於 1865 年在旗後，1868 年在臺南，1890 年於大社，最後是 1896 年於彰化建立醫館。[15]日本治臺後，這些醫院在官方要求主導醫務及西方教會退出經營的趨勢下，影響力日益減退。[16]但直到今日還戮力經營的臺南新樓醫院與彰化基督教醫院，仍備受民眾信任。

二、連瑪玉和她的福爾摩沙故事集

連瑪玉在彰化期間陸續出版以下三本臺灣故事集：

（一）*In Beautiful Formosa: Being a Personally-conducted Tour of Boys and Girls to view the People, the Scenery, and the Work of the Missionaries in strange and lovely places* (London: R.T.S., 1922; repr.,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1972).

（二）*Stories from Formosa* (London: R.T.S., 1924).

（三）*More Stories From Formosa* (Londo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ublishing Offices, 1932).

這三本書都講述福爾摩沙故事，對象一致為英國小朋友，第一本書與第二、三本略有不同，其副標題開宗明義挑明，是為了能讓英國男孩、女孩們，「在福爾摩沙島上許多奇怪又可愛的地方，看到它的人群、景色及傳教工作，而設計的個人親身體驗過的旅行嚮導」。序言提到，「福

一例，見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臺的西方傳教士》（臺北：日創社文化，2007），頁 31。

15 吳學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頁 13-24。

16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以下簡稱 SOAS）圖書館檔案與特藏部（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收藏之英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England, PCE）海外宣教委員會（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FMC）檔案中，1930 年代中期以來的臺灣教士會會議錄，不斷提到來自日本政府的壓力，對傳教士語言能力、教會學校的課程內容、醫療人員資格等問題之討論。檔案編號為：PCE_FMC_Series 1_Box 2_File 01-12。本檔案編號只到卷宗，以下文件無個別編碼。後文引用此來源者不再贅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爾摩沙」就是「美麗的」的意思，由在這美麗島嶼的英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士所寫的故事，是用以教導青少年男女們，在此一東洋島嶼中，不同的教會如何在遙遠的人們之間，傳播耶穌之名。[17]也就是說，這本書為英國小朋友設計一趟臺灣旅行，並為之導覽，以便認識島上人群、各地景色及傳教成績。

在第一本書 *In Beautiful Formosa* 中，每一章都以連瑪玉為第一人稱所寫「書信」形式開始，對象是「家鄉英國的小朋友」。[18]以下簡短譯出第一章「一次鄉村之旅」開頭數段：

> 誰想一起到鄉下去？
>
> 我要去拜訪一處叫「下半天（Halfway-to-Heaven House）」村子裡的一座小教堂，想要去的人可以跟我一起。
>
> 首先我們得打包行李。
>
> 「那又不會花很多時間」，你們可能會這麼說。「村子裡又沒什麼，只有鄉下人而已」。
>
> 你們等著看吧，我現在要開始打包了，你們最好乖乖坐著，否則我可能會忘記重要事情。[19]

上引數句顯示連瑪玉此書以想像的方式，用可能與小朋友發生的對話，帶出行程目的地，要帶哪些東西、怎麼去，僕役如何以扁擔挑運行李，描述村子的樣子，介紹居住的房子等。本書講述 13 個故事，文字淺顯易懂、不枝蔓，附照片為證，以自己及家人作為固定角色。此書一開始就讓讀者得知作者本人是宣教師，先生是彰化醫院的醫師，也是宣教師。她以鄰家母親的立場，用歡迎小朋友與其子女大弼、仁愛作伴旅行的口吻訴說。採取這樣的書寫口氣與立場，可能與家中一子一女正值學齡

17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Being a Personally-conducted Tour of Boys and Girls to view the People, the Scenery, and the Work of the Missionaries in strange and lovely places* (London: R.T.S., 1922; repr.,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1972), p. 8.

18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 10.

19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 1922 年各約 9 歲與 5 歲）有關，顯然為其教養經驗的投射。連瑪玉在 1925 年兒女陸續前往山東煙臺就讀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為傳教士子女所設小學前，全職在家照顧，教導基礎英語與算術，同時撰寫第一本書。[20]

以「福爾摩沙故事」為名的第二及第三冊，採用較為單純、一致的短篇形式寫成，目的是作為英國青少年主日學課外讀物，引起他們對海外宣教之興趣。2004 年教會公報出版社將 *Stories from Formosa* 及 *More Stories From Formosa* 兩書重印，以《福爾摩沙的故事》為名，合併出版，王昭文已撰寫清晰而深入的導讀，提綱挈領地點出兩本故事集之歷史意義：日本統治中期臺灣基督教會實況報導，反映女性宣教師之身分與眼光，保存中部宣教史與醫療史資料，披露信徒招募與改信情形，以及對近代化的肯定等。她也以其對教會歷史與人物系譜之嫻熟，盡可能辨識出確曾存在之故事人物與歷史事件，提供理解此一領域背景知識的重要基礎。[21]

第二冊 *Stories from Formosa* 分成 6 個故事：阿春兄（Brother Spring）、德壽（Long-life）、清水（Clear Water）、阿嫌（Not-wanted）、阿雞（Chicken）、吳鳳（Gaw Hong）。[22]這 6 個故事講述 5 名人物及清水一地發生的故事，除了以吳鳳傳說來比擬耶穌捨身愛人，其餘多是連瑪玉身邊人物改信的真實故事。書中對改信過程中與保守傳統的對抗，尤其對信天主後不拜偶像，牴觸拜祖先一事的心理掙扎描寫，令人動容。

第三冊 *More Stories From Formosa*，顧名思義，是第二冊故事的接

20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228-229。當時許多駐亞洲西方傳教士子女，普遍集中到 1881-1951 年間設立於中國山東的芝罘學校就學，以便接受英式教育。可以想見在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傳教士，亦有一以子女教育締結的網絡。見張勤瑩，〈傳教士子女在中國：內地會與十九世紀芝罘學校的創立〉，《文化研究》第 19 期（2014 秋季號，新竹），頁 291-332。

21 王昭文，〈蘭醫生媽講臺灣故事——《福爾摩沙的故事》解說〉，收入連瑪玉，《福爾摩沙的故事》，頁 15-79。

22 譯名根據王昭文，〈蘭醫生媽講臺灣故事〉，頁 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續或擴大版，收錄 11 則短篇故事。與前面兩冊較為不同的是，人物故事的比重稍微降低，整體故事性也較不連貫，但有更多地理、風俗與習慣的介紹。連瑪玉在介紹臺灣歷史時，對於 17 世紀鄭成功與荷蘭人事蹟的描寫，份量遠超過清帝國逾兩世紀的統治。她強調要到 1895 年以後，日本的統治才發揮臺灣資源與物產長處，現今（指 1930 年代初）過著平安富足、進步而現代化的生活。[23]

比重分配的不平均，恐怕不是連瑪玉一人的問題，臺灣的西文書寫皆有朝向兩個歷史端點（17 世紀與 19 世紀末以後）集中的現象，與其說連瑪玉的書寫刻意忽視臺灣歷史中段的清治時期，不如說是因在臺西洋人相關發展集中在該兩個時期，也直接導致英語紀錄中此兩時期的記述特別詳細。比起來，她對當下生活的滿意可能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讓讀者有肯定殖民之感，但我們亦應警覺，她對生活的滿意，主要應該來自於子女日漸長大，生活逐漸豐裕，以及傳教事業隨著醫院業務進展而穩定成長之故。

傳教事業是連瑪玉故事的核心，以主日學課外讀物為書寫目標的後兩冊故事集，自然比起第一冊對宣教師面對的對象，有較為深入的描寫。大致說來，確實如陳梅卿的研究所云，早期英國長老教會漢人信徒具有年輕、社會較低階級、經濟較差、非為救贖入教等共同點。[24]以功利性的出發點吸引信徒，面對社會中較為弱勢之階層，是臺灣傳教事業的特色，故事中經常提到周日主日學是平日農忙無暇、抑或家貧無法入學的子弟唯一的受教機會，對於信教者改信後可能面臨的家庭崩裂或經濟困境，教會援助也經常是他們度過難關的關鍵。

有趣的是，三冊的福爾摩沙故事，其實多為連瑪玉的親身體驗，比對其他蘭醫生相關紀錄及連瑪玉所寫《蘭醫生 Dr. Lan》小傳，不難發現

23 Marjorie Landsborough, *More Stories Form Formosa,* chapter 1, pp. 11-19 (251-259). 此處提供兩個頁碼，一是原書碼；括號內為 2004 年教會公報出版社《聚珍堂史料》系列重印兩冊合輯之連瑪玉《福爾摩沙的故事》新編頁碼。以下處理方式相同，不再贅記。

24 陳梅卿，〈清末臺灣英國長老教會的漢族信徒〉，收入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臺灣》，頁 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篇篇吸引人的故事，多可找到原來實際發生過的痕跡。例如第一冊第三章的「小琉球的珊瑚礁岸」，可能即是由 1915 年 4 月蘭大衛全家度假的經驗寫成。[25]連瑪玉的幾本著作提到的人物，幾乎都是身邊真實存在的人物，故事也由真實事件改編，「真實」顯然是連瑪玉主張的一大賣點，如她在第一冊書末對她的讀者一再保證的：「我所寫下的都是真的（true），沒有一絲虛構。」[26]然而，「真實」與「轉化」之間的距離，有時並不明顯，因而留下了操弄的空間。吳易叡用蘭大衛家族四代收藏相簿的照片進行分析，展示該家族雜糅多國文化與傳教士認同的混雜性，這種複雜的內涵尤其表現在 1928 年連瑪玉切膚之愛的故事，多種形式的視覺技術，在不同年代，賦予這則故事不同的意義。[27]在此故事被建構成傳道醫療典範的同時，真實似乎僅是強化其權威性的第一步。

三、對臺灣的描繪

以下由書籍封面展示的臺灣代表圖像及書寫內容展現的臺灣特色談起，討論連瑪玉臺灣書寫傳達的訊息。

書籍封面是吸引讀者的第一步，第一本書的封面僅有書名與作者名，底色則為單一朱紅色。在內文書名頁之前，才附上一張原住民青年的肖像照，標題為「A young man savage」，如圖 1 所示。顯然連瑪玉把蕃人（即指原住民）視為臺灣最吸引人的特色。圖 2 及圖 3 為第二本及第三本書的封面，則都附上了今日或嫌平淡無奇的插畫作品。圖 2 前景為牧童與水牛，遠處山丘上有近似山陬、廟宇、亭臺的建築物，足見是以臺灣鄉間為主題。以水牛作為代表臺灣的形象，有很長歷史，在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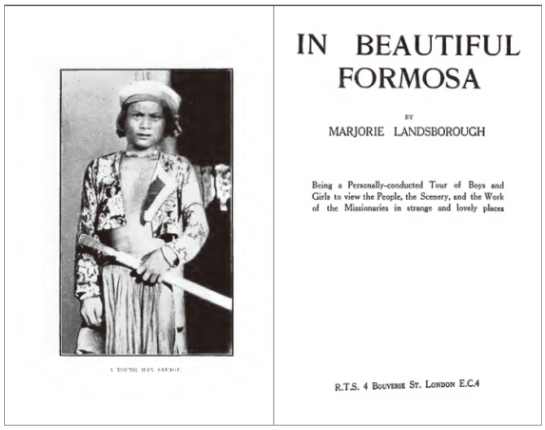
25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200-201。

26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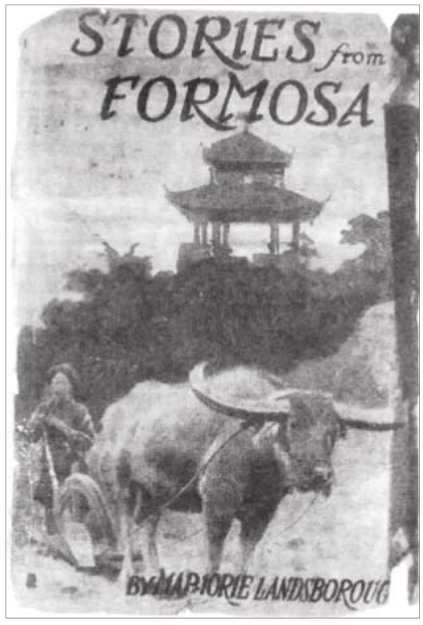
27 Harry Yi-Jui Wu（吳易叡），“The Missionary Gaze: The Social Biography and Archiving of Dr. David Landsborough IV’s Photographic Collections,” 《臺灣人類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2012 年 12 月，臺北），頁 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紀末西洋人的福爾摩沙書寫中並不罕見。早在 1870 年代中期成稿的美國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的《臺灣紀行》中，便出現不少臺灣水牛的說明，並附上早期的水牛照片。[28]



▲圖 1　連瑪玉第一本書之內頁書名頁與原住民青年照片



►圖 2　1924 年第二本書之封面

第三本書的封面則為地方廟會時神明出巡常見的七爺，特色是竹製的身軀特意架高，由真人穿上，遶境之時與其他神像一起搖擺前進。封面背景為廟宇建築，加上前景的七爺，傳遞臺灣地方廟會活動的景象。這張插畫的圖案可能來自圖 4，為蘭大衛醫生家族收藏的照片，照片說明為「死神」（the God of the Dead）。由於兩者十分相像，很有可能是連瑪玉提供插畫家這張照片，作為重繪第三本書封面的參考。而且，推測是畫了七爺後，構圖顯得空洞，原照片背景的新式二層樓街屋臺灣代表性又不足，才加上漸層呈現的廟宇頂部，讓畫面飽滿。只是，相較之

28 見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 140-141、1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少了廟會活動動態、熱鬧、令人興奮的感覺，照片本身也隱匿了必然一起出現的八爺、其他神明及與會的信眾，重繪後反而顯得寂寥。原來應該看似恐怖肅殺、令人敬畏的七爺形象，反倒像大型玩偶。



圖 3　1932 年第三本書封面



圖 4　七爺

From Harry Yi-Jui Wu, “The Missionary Gaze,” Figure 13 Chhit-ya, the God of the Dead, p. 17.

無論如何，圖 3 與圖 4 的對比顯示，原始照片變成封面插畫的過程中，設計者對原畫面構圖及包含訊息已進行選擇、隱匿與重組。最後製造出來的扭曲畫面，充分展現想像與實際的巨大落差。但是，除卻第三本書「走味」的封面外，長年生活在臺灣本島都市彰化的連瑪玉，仍能精準掌握臺灣值得推揚的部分。由書籍封面來看，山上的原住民、鄉間的水牛與牧童、廟宇神明與廟會活動，是連瑪玉或相關出版人士認為最具臺灣特色的圖像（icons）。然而，與其問為什麼選擇這幾項，毋寧探究這幾項的共通性反映的意義。除了水牛之外，其餘似乎都與島上人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其活動有關，但即使是水牛的形象，其實也是日治時期臺灣美術中經常被視同「臺灣人」化身，用以表現勤勞、純樸的「地方色」。[29]也就是說，形象化的臺灣特色可能並非用連瑪玉個人偏好就能解釋，它們反映的是她所居住的臺灣社會當下形成的共識。這幾樣特色，進一步搭配連瑪玉的文字書寫，有四大重點明顯是連瑪玉認為會引起外國小讀者興趣之處：（1）首先是對福爾摩沙特色（天然物產與原住民）的描寫；（2）強調與西方不同之處；（3）其次是依臺灣特殊性設計之旅遊規劃；（4）特別就臺灣人性及習俗之刻劃。

（一）福爾摩沙特色：天然物產與原住民

在第三冊中，談到臺灣地理與歷史時，連瑪玉運用巧思，把臺灣相關資料包裝好，企圖引起英國青少年男女對臺灣的注意。她的作法乃用「臺灣樟腦產量世界第一」、「全日本最高的山在福爾摩沙的玉山」等科學性資訊，佐以畫上鐵路標示運輸路線的地圖，再指出為採樟腦而開發的山林所在，那兒的漢人和原住民（連瑪玉此書多使用 aborigines 一詞）為採樟腦引起嚴重衝突。樟腦屬於政府專賣，因此接下來便討論相同地位的鹽，再來是最重要的物產米、甘蔗、茶、竹子及阿里山的檜木。檜木與竹子應該是她認為臺灣值得注意的特色，高級木材檜木若為山上之王，竹子便是平地之后，竹子的用途寬廣，超過想像。而臺灣水果種類眾多，價格便宜，也值得驕傲。[30]在英國看不到的臺灣熱帶物產與天然資源，顯然被連瑪玉視為吸引青少年直覺注意力的第一個籌碼。這些資訊，應為取自深信科學統計的殖民政府資料及宣傳。[31]

---

29 劉方瑀，《被選擇的臺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形象建構》（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3），頁 139。

30 Marjorie Landsborough, *More Stories Form Formosa,* prologue and chapter 1-2, pp. 9-24 (249-266).

31 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2 期（2001 年 6 月，臺北），頁 119-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二個籌碼是福爾摩沙島上的人（people of Formosa）。連瑪玉提到當時統計為：平地中國人約 450 萬，山上原住民約 15 萬，日本人約 20 萬，多為官員階級，住在大城鎮。她特別指出在臺灣的中國人已通常被稱為「臺灣人」（Formosan），與之前兩本書經常只提到島上的人為中國人（Chinese）形成強烈對比。[32]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我們多將島上來自中國東南福建、廣東兩省移民後代稱為「漢人」，以便對比原住民，但在連瑪玉及其之前早期英文文獻中，則最多以 Chinese（中國人）稱呼；Formosan 指的經常是土著（natives）或原住民，可知 Formosan 一詞的指涉內容正在轉變當中，但是否此時便已等同異於其他地區中國人，專指生活在島上、認同臺灣、受日本統治而激發我群／他群族群界線的居民，並不那麼清楚。從她前兩本書經常稱原住民為 savages（番或蕃人），而此書多用 aborigines 一詞看來，她對島上不同族群的看法也在演變中。

在臺灣島上不同種類的人群中，人數最少的原住民，是連瑪玉在每本書中幾乎都會提到的重點。她重視原住民的目的之一，是認為對原住民傳教為當務之急。然而，與其說她有自覺地將島上人群依族群性不同加以分類，似不如說她最根本的分類基準在於他們是否已為神的子民，而不論種族為何。[33]如同吳易叡的分析，對醫療宣教士而言，「蕃人」（savages）這個類別的人種的外在特徵與生活方式，特別引起他們興趣，不管用原住民或蕃人稱呼，都是土著的社群（indigenous community），是作為「他者」（the other）的存在。他們一旦開始信仰基督教，便不再是「他者」了。[34]

西方傳教事業經常被批評為帝國主義一環，用種族差異突顯文明教化，以便轉化他者，連瑪玉的作法迥異於此。她在臺居住多年，會說臺

32 Marjorie Landsborough, *More Stories Form Formosa,* pp. 17-19 (257-259).

33 Marjorie Landsborough, *More Stories Form Formosa,* p. 79 (327).

34 Harry Yi-Jui Wu, "The Missionary Gaze," 頁 18-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話，蘭家是彰化唯一一家外國人。[35]由於必須經常與社會上不同階層的臺灣人溝通、交往，她明白很難憑藉表面而膚淺的了解，或純粹理念的洗腦，達到傳教目的。比起同時代不少日本展覽會，赤裸裸地將臺灣的高砂族作為人種展示，用以彰顯殖民、權力甚或種族差別，[36]連瑪玉在第一本書第二章「在蕃社的一天」（A day in a savage village）中，提到 1911 年 2 月她被一位學生邀去他的村子時發生的故事，則是這麼開始的：

> 小時候當我和我的兄弟在玩扮野蠻人（savages）遊戲時，我從未想過有見到活生生蕃人（savages）的一天。也許你們也這麼想。但我希望你們之中有些人有機會見到福爾摩沙蕃人，甚至心懷榮耀被派去向他們宣揚耶穌。[37]

雖然一樣帶有目的性，當時的臺灣同胞也不見得知道此書，但連瑪玉鋪陳的手法無疑高明許多。

（二）強調與西方不同之處

連瑪玉在第一本書中，共提出 13 項主題，分別為：一次鄉村之旅、蕃社的一天、小琉球的珊瑚海灘、乾淨女士、林先生壽宴、人力車之旅、臺車之旅、乘轎之旅、唱歌與行醫、彰化的平日周間、周日的彰化、去山上、再見。由標題即可知，這 13 個故事，主要用以吸引讀者的特色不是熱鬧的城鎮、人口居多的漢人，或悠久的中國歷史，而是一般鄉村景象、鄉下人的生活習慣、海邊與山上風景、山上的原住民，以及在英國少見的人力車、臺車和轎子。連瑪玉也花兩章，將彰化的傳教工作以時

35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 58.

36 自 1897 年起，日本便仿效歐美帝國主義手法，將臺灣原住民送到日本，稱為「番人觀光」，一直持續到 1929 年。1910 年 2 月甚至將排灣族高士佛社 24 名原住民送到倫敦舉辦的日英博覽會展示。見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頁 105-107。

37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節奏分成平日周間與周日禮拜加以說明；另外，也假想臺灣常見的地震與颱風發生時的情節。這些故事是以英國小朋友不會體驗到的經驗為前提設計，充分利用臺灣與英國的不同，變成吸引小朋友的特色。

具體的不同，可以書中以蘭大弼奶媽「乾淨女士」（Mrs. Clean）為主題的一章說明。連瑪玉是外國人，長年以來對於中西習慣不同有深刻體驗，她提到將襁褓中的嬰孩用布巾揹在背上的作法，是在英國未曾見到的習慣，並附照片為證（見圖 5），嬰孩的母親或保姆可以洗衣、煮飯，照料其他嬰孩或上市場。[38]想像未曾出國或未曾知曉其他地方風俗民情的英國兒童，讀到上述敘述，再看到右圖的景象時，會有多麼驚訝——一名中國婦女揹負著洋娃娃蘭大弼，還不忘閱讀。另一章提及一位林先生，以生日宴會為題，指出中國人過年加一歲（而非生日）的習慣，也是英國人會覺得奇怪的。[39]至於如何對付在臺灣常見的蚊子、蒼蠅，連瑪玉也寫下教戰手冊，或足以勾起英國小朋友好奇心，讓他們躍躍欲試。[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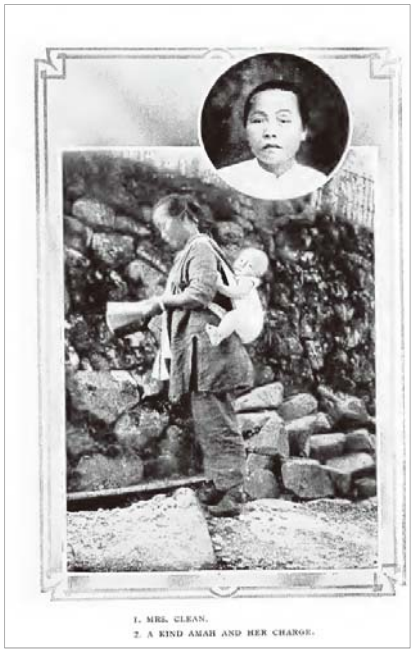


圖 5　奶媽

38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p. 38-39；照片在頁 40-41 插頁。奶媽是在 1914 年大弼出生後，被請來與蘭大衛夫婦同住，照料小孩，當時她 38 歲，是臺南的一位寡婦。見同書，頁 40。這張照片可能在 1914 至 1916 年之間拍攝。1916 年以後，蘭家回英休假，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紛擾，直到 1919 年才回臺，當時請了另一位保姆照顧剛出生的女兒。見第二冊「阿嫌」（Not-wanted）的故事。

39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 47.

40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 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兩次旅遊規劃

「介紹福爾摩沙」是連瑪玉書寫最重要的出發點，她長期定居在彰化，也將自己對兒童讀者訴說的立足點設定在彰化，第一冊介紹的內容用旅遊行程進行的方式，融合在書中 13 個故事，可謂為福爾摩沙的導覽入門書。

連瑪玉為來訪的小朋友設計了二次旅遊，可視為連瑪玉認為臺灣值得吸引觀光客之行程地點。第一次分三章以人力車、臺車與轎子串連在臺的旅行。她要英國小朋友想像，搭船由打狗（即高雄）上岸，乘人力車到火車站，乘車至臺南，開始參觀臺南教士會、主日學、女子學校等，再乘臺車到安平，進行海水浴等。之後搭火車到彰化，大弼和仁愛在教會舉旗歡迎。經過幾天短暫休息後，由蘭大衛醫生帶領前往日月潭與埔里旅遊，途中在集集的日本人旅館過夜，體驗特殊的日式用膳與茶道。到日月潭乘蕃人用樹幹製成的獨木舟，在旅館體驗日式洗浴，最後到達埔里，在第二天周日的主日學與禮拜和原住民一起唱歌、聽道。連瑪玉巧妙地把在不同等級火車車廂中可能看到的乘客階級，與可能得到的反應，穿插在其中；對人力車伕、臺車苦力與轎夫也有不少描述。[41]

第二次則是蘭大衛夫婦帶領到海拔 7,200 英呎（約 2,195 公尺）高的阿里山。先搭急行列車到嘉義，再搭乘齒軌登山鐵道（cog railway）的小火車（trolley-train），一路上山，而後轉乘人力揹負的登山轎。在半山腰的日本人旅館過夜，第二天一早上山，享受臺灣獨特的山野風光、神木圍繞的森林浴，在山上的俱樂部招待所（Club House）留宿。[42]

連瑪玉除了想把臺灣特色穿插在上述兩次的行程中一一介紹外，由她對各式交通工具的重視，不難想像她要強調的是在臺交通方式的多樣化與新鮮感，而途中各種場合會遇到的不同人種及其特色，則是豐富行程的重點。更重要的是，如此書副標題所揭示，這些交通方式是可靠的，行程是不浮誇的，蘭醫生一家確曾親身經歷過。

41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p. 58-97.

42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p. 124-1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實上，連瑪玉也確曾導遊類似行程，可由一篇刊登於上海發行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的報導獲得證實。該文由通訊記者於 1928 年 1 月 2 日自彰化發出，題名為 "Formosa An Ideal Holiday Place: Transportation and Living Expenses Small"（〈福爾摩沙：理想的度假聖地——交通與生活費用低廉〉）。該記者提到先前曾於 1911 及 1920 年兩度到訪臺灣，1927 年底又在彰化待了 6 個星期，此次由傳教士蘭大衛夫人協助規劃行程。作者一行人由芝罘（山東煙臺）出發，途經大連與日本門司，到基隆上岸後，遊覽臺北、臺南、臺中、安平及許多小城鎮，日月潭群山環繞的美景以及眺望日本帝國最高山玉山，令人印象特別深刻。此行還拜訪山上的蕃人，並提到他們已不再獵人頭。另外，也報導臺灣南北兩個長老教會的工作、組織，以及成績斐然的教會醫院。[43]由於作者提到蘭大衛醫生為其姐夫，其身分很清楚是連瑪玉的弟弟 Frank Learner。他也加入海外宣教的行列，被中國內地會派遣到青海，向西藏人傳福音。[44]這趟旅行主要的目的應該是到臺灣度假，還帶了自己的兒子及正在煙臺就讀中學的的蘭大衛一起回臺，和蘭大衛醫生一家參加一場臺灣人教徒的婚禮，留有照片為證。[45]

19 世紀以來，以中國及日本為焦點的亞洲條約港的外國人圈子中，臺灣的地位並不十分突出，但是上述報導刊登在當時中國最大的英文報，點出日本殖民地臺灣現下有其特殊吸引力，兼以物廉價美，值得一訪。當時臺灣與中國分屬兩國，但對該報的英文讀者而言，同屬一個範圍廣大的亞洲英語圈，進出不同國境不是大問題，該記者與連瑪玉的親屬關係，更說明連瑪玉的讀者對象有很高同質性。在臺灣與中國（甚至日本）的傳教士、外國商人、外交人員，大概都屬於同一個交遊圈，彼

43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50-1940* (Leiden: Brill, c. 2011), January 28, 1928, p. 132. *North-China Herald* 中文譯為《北華捷報》，乃 1850 年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英文報紙，1870 年增刊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最高法院與領事公報》），不久兩者合併。

44 魏喜陽，《蘭醫生在臺灣》，頁 109。

45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2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分享的資訊是跨國界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臺灣長老教會檔案中，即有頗多輪流派駐中國與臺灣各地的傳教士以書信問候並交換近況訊息的記載。

尤其，相較於同時代的中國，日本統治下臺灣觀光產業的快速發展，或許正是吸引力增長的背景。臺灣的觀光伴隨著制度化、大眾化及臺灣的特色化幾項特點，得以有成績，則是奠基於原先為軍事與產業振興建置的交通體系（尤其是鐵路），以及山地（原住民）觀光的發展上。[46]差不多同時，1923 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 Owen Rutter 由北婆羅州到日本旅行，途經臺灣，由總督府派人接待導覽，Rutter 因而寫下 *Through Formosa: An Account of Japan's Island Colony* 一書，作者坦承這是一本「過客的、不具詳盡深入知識的淺薄之作」。[47]呂紹理則認為其筆下的臺灣所表現的便是「一方面要『巡視』臺灣殖民統治的狀況，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權力與教化的『展示』」，其實不脫臺灣總督府編纂的《旅行案內》行程。[48]誠然，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海外觀光客的招徠狀況如何，目前研究仍不足，但可以肯定的是，1920 年代連瑪玉設計的旅遊行程並非憑空想像或個人偏好，而是在已經成熟發展的旅遊地點、交通路線、行車工具、山地觀光的脈絡下，加上作者個人生活體驗，以及肇基在與山地教會間之網絡關聯，所發展出來的特色旅遊行程。

（四）人物及習俗之刻劃

連瑪玉三本書中，對許多與蘭醫生一家有來往的臺灣人的深入描寫，是此書另一個特色，可供觀察其眼中的臺灣人。可以想見，對於英國小朋友而言，看到故事中的人物及地方名稱，是他們首先會感到好奇、

46 關於旅遊觀光活動的討論，參考曾山毅，《植民地臺湾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及呂紹理，《展示臺灣》，頁 341-390。

47 Owen Rutter, *Through Formosa: An Account of Japan's Island Colony* (London: T. Fisher Unwind Ltd., 1923; repr.,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5), author's preface, p. 7.

48 呂紹理，《展示臺灣》，頁 3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趣之處，在教會相關書寫中，將臺灣人名及地名以意譯表現，似乎是普遍的作法，例如用 Not-wanted 作為蘭家保姆「阿嫌」的譯名，將「德壽」譯為 Long-life，「清水」譯為 Clear Water。不論意譯人名是否帶有避免教會工作惹來人事糾紛之用意，無可諱言的，此舉可為不熟悉臺灣的英國小朋友創造出一種「怪異但可理解」的新奇與親近感。

此外，連瑪玉花費不少篇幅描繪臺灣人的婚喪喜慶等種種習俗。對於一般人取名、生子、祝壽、拜神、拜祖先、進香活動、鄉下人生計、飲食，甚至大戶人家的姨太太之間、與丈夫的關係等，都有鞭辟入裡之著墨。她對人物活動與個別性格有非常敏銳的感觸，描寫時能不帶偏見地傳達出來；當然，基於宣揚天主恩澤的目的，她仍不時偶發評論，認為臺灣人有些迷信。

連瑪玉的書寫，對照同地同工宣教的梅監務牧師所出版的至少 15 本著作，在內容深淺程度與讀者對象的設定上，有很大不同。據鄭仰恩的研究，梅牧師對英語讀者所寫的臺灣，顯現的是人性面更深層的差異，由信教的動機來看，臺灣人心理的現世主義、缺乏「幽暗意識」的罪惡感與救贖的渴望，是他們對福音沒有興趣的理由。除了祖先崇拜外，他也對臺灣人是否需要「宗教」感到質疑。但一般而言，他認為臺灣人只要衣食無缺，活得相當自在。[49]換言之，對於神學家梅監務而言，臺灣人與具有長久基督神教傳統的歐洲人最大的不同，在於缺乏敬畏心與應該被拯救的靈魂。由此可以想見，即使同為為上帝宣傳福音的使者，梅監務傾向宗教哲學的討論，與連瑪玉設定對象在青少年信眾，都會影響其書寫內容。

以兒童為對象的人性描寫，不可能太過艱澀難懂，除卻深刻的神理哲學討論，連瑪玉書中對臺灣人習慣的種種敘述，現在看來平實無奇。但正是如此，我們容易忽略，對英國兒童讀者而言，連瑪玉對自身親近臺灣人物的描繪，搭配珍貴照片，或許正是他們最感到具有異國風情、

49 鄭仰恩，〈試論梅監務的臺灣宣教研究〉，《玉山神學院學報》第 14 期（2007 年 6 月，花蓮），頁 13-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令人好奇之處。

在這些人物故事中，連瑪玉要傳達的是信主的轉變。她對身邊人物的不少描寫，都強調他們躍變為基督信徒時人生經歷的大轉折，由墮落、悲慘、無助、痛苦，轉為正向、積極、開朗、充滿希望的人生，呼應了王政文對 19 世紀中葉起的臺灣第一代基督教徒「由底層到菁英」的生命歷程轉變的觀察，該研究突顯自清末起臺灣社會在一般科舉捐功以外，有一特殊上升流動管道之現象。[50]連瑪玉親眼目睹這些基督徒歷經重重考驗，包括家庭關係的崩壞與重建、人生目標的確立，將其化為文字後，讓改信的故事富有說服力與傳染力，這是她福爾摩沙故事集中無數「真實」故事最重要的目的。或許應該說，連瑪玉關於臺灣人的故事能夠最有效傳達的訊息便是，臺灣人無異於世界上各地的人，固然有其不同的習性與文化，但人性的喜怒哀樂，舉世皆同，藉此爭取英國兒童讀者理解不同文化的同理心。

四、連瑪玉一家所在的彰化

「民風閉塞，環境惡劣」，因此蘭醫生的到來，讓西方醫學造福中部地區無數民眾，並從事醫療教育，解決當時醫療人才缺乏困境，以此成就後來成為日本政府允許的「限地醫」。[51]這樣的論述是許多以蘭大衛為研究主題的臺灣醫療史經常述說的背景，反襯出文明與落後、乾淨與髒亂的對比，以及蘭醫生對臺灣中部醫療事業的貢獻。

遍覽蘭大衛夫婦相關著作與紀錄，他們屢次提到，令其難以忍受的是臺灣的暑熱、潮濕，經常使互相感染變得嚴重，之前曾得到的瘧疾、痢病不時發作；以及老鼠、蟑螂橫行等現象。[52]與其說地方民智未開，

50 王政文，〈天路歷程：臺灣第一代基督徒研究（1865-189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51 廖財聰，《蘭大衛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109。

52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104-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導致環境惡劣，還不如說他們對環境衛生的關切，出自身為醫生及醫院員工的關懷，也是整體預防醫學重視的一環。西式醫療的建立與普及，被視為近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關鍵，連瑪玉一家對進步與現代化的嚮往，反映在一則故事中——每年春夏季政府發動家家戶戶大清掃活動的高度贊許，甚至認為英國也應仿效。[53]但必須注意，他們從未提到當地人程度低落，不愛乾淨，因而以近代主義論者語調苛責文明之不彰顯。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連瑪玉對彰化的評價與看法，其實就是她生活內容的反映。她曾於第一本書提及，彰化是一個有 18,000 人居住的大城鎮，周邊有許多小村莊。居民幾乎全部是中國人（Chinese），只有大約 200 名日本人，與臺中相較，是一個以中國人為主的城市。街道寬廣、傍有綠蔭，市集繁鬧，但最熱鬧的要屬教會醫院。[54]在她所有介紹文字中，一提到彰化，講的便是教會與醫院，穿插孩童們參與教會工作、羅馬字教學、觀察醫院病人情景，以及教會相關人士如梅監務牧師出外布道與教友來訪等事。事實上，連瑪玉是將自己和家人在彰化的日常生活文字化，藉機向英國小朋友傳達傳道工作的辛苦、趣味和成就感。

工作與傳教之外，連瑪玉對自家人在彰化的食衣住行育樂，也有不少描述，他們在臺居住多年後，飲食、交通、居住等多已與當地人無異。略顯不同的是閒暇時娛樂與休假的習慣，這也可以解釋連瑪玉一家對旅遊的喜好，以及為何會在書中向小朋友推薦導覽。每隔幾年，蘭醫生便有到臺灣各地度假或回英國休假之舉。臺灣島內度假地點，包括夏季固定會去的大社，也去過小琉球、淡水、日月潭、阿里山等地；島外去過日本、澳洲及煙臺；1920 年為了小孩健康，在淡水附近大屯山區自行蓋了一處渡假別墅，直到 1925 年蘭大弼前往煙臺就學才出售。[55]蘭醫生一家若度假去，醫療人力便開始吃緊，在僅有蘭醫生一人之時，醫院

53 Marjorie Landsborough, *More Stories Form Formosa,* pp. 89-93 (339-343).

54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 98.

55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90-93、106-107、142-143、156-157、184-185、198-199、200-201、207-209、210-213、226-229、244-247 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因此關閉。然而，彰化醫院的病人竟也能理解，耐心等待蘭醫生回彰化後才去看病。

蘭醫生一家看似融入彰化人的日常生活，彰化本地人也接受他們的存在，但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尤其蘭醫生與梅監務牧師在彰化工作早期，兩名外國人的行動對當地人來說，顯得相當突兀。他們在工作之餘，很喜歡到市區近郊的八卦山，1905 年蘭醫生的家信中提到：「彰化地勢很低，但東門邊約有一百呎高的小山丘，山上都是墳墓，但我和梅監務有空時都喜歡去走走。」[56]顯然兩人認為適度離開繁忙工作，尤其在一天經常要看 400 個以上的門診病人的高度緊張狀態下，到戶外放鬆，有助身心平衡。但連瑪玉也提到，一開始有些中國人覺得這些外國人很怪異，甚至有謠言說他們的眼光可以穿透地面，為了找尋寶物才到山上去。[57]在彼此不熟悉的情況下，謠言、猜忌與不信任很容易滋生。蘭大衛和梅監務在彰化的布道經過相當程度轉變才被接受，而這樣的轉變並非一蹴可及，與技術的進步、開始熟悉地方、理解語言文化，以及逐漸取得地方社會的信任有關。

蘭大衛提到 1896 年他們初期在彰化布道時，用敲鑼、講道、唱歌及臺語，在人最多的廟前向聚集群眾傳福音。[58]他們漸漸學習到，布道的時機在正午時分最好，因為那時農夫會放下手中工作，回家吃飯。[59]除此之外，農曆新年也被認為是布道的好時機。因為蘇格蘭來的傳教士不過聖誕節，中國人也對日本人新定的元旦不認同，只過自己的農曆新年，那時所有人都回家，寺廟香火鼎盛，男女老幼穿上新衣，節慶活動持續好幾日，傳教士們不但可以脫離日常繁重工作，也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四處傳教。[60]

但是傳教士在戶外聚集群眾講道，或許只在一開始容易勾起民眾好

56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148-149。
57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76-77、88-89。
58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76-79。
59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86-87。
60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頁 108-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奇心。梅監務回顧傳教生涯時，便認為要聚集一群聽眾並非難事。他曾提到，初到彰化時，常在上午時刻和蘭醫生在熱鬧的街上向群眾做兩、三小時的演講。到了下午，又到廟前石階或廣場前演講。臺下的農民聽了又聽，不肯散去，直到天黑，還相約明天再來。[61]至於他們是否聽懂，好像不太重要。顯然當時一般人願意留在那裡聽講，主要還是因為覺得他們奇怪、有趣。外國人的面孔、仿效說書先生敲鑼打鼓、講道用的生澀臺灣話、畫卷掛幅解說聖經道理的圖案，對他們而言，或許就像另類鄉村戲劇表演般，是日常娛樂的一部分。

然而，由於傳教方式漸漸制度化，尤其受益於教會醫院的成績，當西式醫療吸引許多已經對病痛束手無策的病患主動接近，便轉化成為病患接受基督教的契機，正是醫療傳道最大的吸引力所在。如連瑪玉在一則故事中所說，一名重病病患對蘭大衛醫生說：「如果你能治好我，我便聽你講道。」[62]

到了 1932 年，連瑪玉出版第三本書時所提到的傳教方式，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伴隨著在教會與醫院內的禮拜儀式與主日學逐漸制度化，在這些場合，改信教徒親自講授見證的過程；播放相關幻燈影片，變成講道的重要輔佐工具，照片成為主角。也因此，在連瑪玉幾本書中所見當時的照片，都曾是重要的演說工具。這樣的演變固然為時勢所趨，但即使到了 20 世紀中期，攝影器材仍非一般市井小民能夠負擔，遑論拍攝技術；換言之，醫療工作、傳教目的與照片拍攝結合的結果，才發揮了它們無比的效用，蘭家幾代人留下的照片，並不只是家族私藏的寶物，而是具有社會的、公共檔案（social archives）的功能。[63]

---

61 轉引自鄭仰恩，〈試論梅監務的臺灣宣教研究〉，頁 26。

62 Marjorie Landsborough, *More Stories Form Formosa,* p. 111 (365).

63 Marjorie Landsborough, *More Stories Form Formosa,* pp. 105-106 (357-358). 吳易叡對蘭大衛四代家傳照片進行的分析，展示了該家族雜糅多國文化與傳教士認同的混雜性，挑戰當前殖民醫學書寫強調的二元對立基調。同時，1928 年切膚之愛的故事，在被塑造成傳道醫療典範的同時，其實可以發現乃透過多種形式的視覺技術與特性建構而成。見 Harry Yi-Jui Wu，“The Missionary Gaze,” 頁 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出版目的與流通狀況

連瑪玉這三本故事書都在彰化寫成，內容與其生活息息相關，但並非為了在彰化傳教的任務而寫。這三本書在英國出版發行，在臺灣流通不多，影響甚為有限。在英國本土方面，也缺乏資料得知出版數量及迴響，或對英國讀者的影響。但是，針對出版社、預設讀者與本書廣告的討論，或有助於定位連瑪玉的書寫。

讀者對象的設定與出版社的方針有很大關係，也與當時海外宣教的熱潮有關。*In Beautiful Formosa* 是倫敦聖教書會出版社（Religious Tract Society，簡稱 R.T.S.）出版，倫敦最重要的文學通訊報刊《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曾刊出書訊，簡列書名、作者、頁數、大小及出版社，附上簡短說明：

> 這些信件的作者為一位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士。這本書代表了「為男孩與女孩能目睹奇妙又可愛地方的人們、風景與傳教工作之故，所設計的、經過親自體驗的旅行」。附圖說明。[64]

以上說明應取自書名的副標題，沒有提供其他訊息，或許副刊編輯並未真正閱讀。但重要的是，這本書列在「（出版）短評」（Short Review）的「旅遊」（Travel）項下，顯然被倫敦書市定位為旅遊書籍。

這本書列入 R.T.S. 出版社所規劃一系列 “Entertaining Travel and Missionary Books” 之一，顧名思義，該書系是透過較輕鬆、軟性的旅遊書寫，達到以傳教士海外宣教故事推廣基督教化之目的，讀者設定為青少年。從書頁資訊來看，在連瑪玉的書之前，已經出版了 13 本，內容以在中國各地、中亞、中東阿拉伯等地故事最多。在連瑪玉的結語〈給讀者的一封信〉中，明確地希望閱讀本書的青少年男女們想想如何讓日子過得更有意義，除了了解福爾摩沙以及在異地的傳教工作外，她也鼓勵

64 “List of New Books and Reprint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Issue 1056 (April 13, 1922, London), p. 247. Includes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1902-2009 (London: Times Newspapers Ltd., 1969-;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青年未來積極加入他們的行列，為天主服務，將福音帶給廣大世界的人們。[65]由於宣教士經常往來各地傳教，旅行可謂家常便飯，結合旅行與宣教的生活體驗是他們生活中每日上演之情節，因此毋需強調，便具有真實可靠性，這是出版社對傳教士海外宣教故事對大眾具吸引力有信心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此系列出版物會吸引更多非教徒（或不排斥基督教）家庭背景、對海外旅遊與冒險有興趣的孩童閱讀。

第二本書出版時，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也可看到報導。這次則是列在「廣告」項下，由 R.T.S. 出版社提供資訊。廣告上除註明書名、作者外，提到為 Arthur Twidle 插畫與攝影。廣告文案為：「關於該作者的中國人朋友的令人愉悅的故事，特別為男孩與女孩所寫。」[66]Arthur Twidle 是否與連瑪玉有私交，而被邀請來作畫、攝影，無法得知，但他以繪製福爾摩斯一系列故事的插畫聞名，也經常為 R.T.S.出版刊物作畫，顯然廣告以該插畫家鼎力相助為一大賣點。[67]第三本書則是三本書的資訊中最簡單的，只有書名、作者、尺寸、頁數、出版社。或由於英國長老教會出版社出版之故，本書新刊的訊息列在「宗教與神學」（Religion and Theology）項下。[68]

從上述三本書出版及廣告的情況來看，第一本書展現的企圖最強，定位最清楚，內容包裝與行銷最好。第三本書則較不積極，定位為宗教與神學類書，無疑限縮了讀者範圍。目前也無法分辨連瑪玉是否培養出忠實讀者群，足以支持其所有作品。但清楚的是，這兩個出版社中，R.T.S. 比英國長老教會出版社在意普及與流通，也較有能力與策略應對。由此推測，連瑪玉的第一本和第二本書或許先提出明確的書稿寫作

65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pp. 138-141.

66 “FROM RTSP LIST,”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Issue 1194 (December 4, 1924, London), p. 823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4).

67 “Arthur Twidle,” Academic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http://en.academic.ru/dic.nsf/enwiki/5413096 (accessed September 28, 2014).

68 “New Books and Reprint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Issue 1586 (June 23, 1932, London), p. 467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計畫，經由審核後出版，以便呼應該出版社出版系列之重點方向。

R.T.S. 出版社 1799 年創建於倫敦，在 19 及 20 世紀是翻譯基督教義印刷品的重要機構，對於將福音書由英國社會的中產階級推廣到教會影響範圍之外的廣大勞工階級，發揮很大作用。隨後確立出版社的目標，開始對全世界的英國領地及外國提供大眾化宗教冊子與論文，出版種類分為原創著作與歐洲福音書翻譯，並資助龐大福音書籍的翻譯與出版。到 19 世紀末，據統計已有 226 種語言的出版品，產出最大宗的非西方國家為非洲、印度與中國。出版社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由英國國教會（即聖公會）與新教派共同組成，因此出版宗旨強調，只挑選出版雙方都同意的純粹福音書，避免引起各教派爭議的內容。也就是說，出版內容經過嚴格篩選。對中國宣教事業的出版宣傳而言，R.T.S.早在 1814 年開始便對中國宣教出版提供援助，以其豐沛的資金與資源，既是贊助者，也帶有支配的影響力，因而提供了「制度性的庇蔭（institutional patronage）」。同時，讀者設定為青少年，似乎是所有書系出版共通的標準。[69]在英國國內，直到 20 世紀晚期，R.T.S. 出版的少年雜誌與少女雜誌仍是影響男性與女性理想形象塑造的重要角色。[70]

綜上所論，連瑪玉這三本在英國以青少年為對象的系列著作，是融合她在彰化以宣教師與蘭家妻、母的身分生活，並符合英國教會相關出版社宗旨的產物，可以確信的是，臺灣成為英國書市的主題，是因為連瑪玉的選擇，並非一般英國人對臺灣的興趣所致。她寄予此三本書的希望，在於刺激更多喜好旅遊、海外冒險的英國青少年讀者，能在未來如她一般加入海外宣教的行列。

---

69 John T. P. Lai,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and the Translation of Christian Tra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Translator* 13, no. 1 (2007, London), pp. 39-61. R.T.S. 出版社在 1935 年和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India and Africa（印非基督文藝學社）合併組成 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基督文藝聯合會），迄今仍營運中。

70 Jan de Maeyer et al., eds., *Religi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Modernity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Leuven, Belgium: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臺灣長老教會出版品中「福爾摩沙故事」的特殊性

回到臺灣相關英文書寫的脈絡來討論，自 19 世紀 60 年代以降，英國長老教會在臺宣教過程中，臺灣相關宣教狀況的書寫，在教會雜誌、各式教務會議錄、教會新聞報紙、報告書、傳教士個人回憶錄和神學討論作品中，可謂不勝枚舉，其中不少已出版。長老教會歷來重要宣教士，如李庥（Hugh Ritchie, 1840-1879）、馬雅各、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梅監務、萬榮華等人，都留有為數可觀的教會報告、醫療及醫院經營報告、個人回憶作品等，足以讓我們進一步了解 19 世紀末以來的臺灣宣教狀況。

為了紀念蘭大衛醫師在臺服務 40 年，1935 年 6 月 17 日，日本政府藉始政四十周年之際，贈予蘭大衛一只花瓶，以示對其服務敬謝之意。[71] 1936 年蘭大衛夫婦要離臺歸英時，《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記載，1935 年 12 月 18 日有超過 400 名信徒及朋友齊聚彰化，為已與彰化醫院齊名的蘭大衛退休一事聚會商議。[72]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長老教會檔案也收藏一卷超過 200 張臺灣中部教友及一般民眾簽署姓名、地址、職業及印記或指印，要挽留蘭大衛醫師的連署書，上載「要留蘭大衛博士及博士娘的人請記名蓋印在下列」，粗估有超過 2,000 人響應簽名。連署的詳細經過及時間並無紀錄，應為 1935 至 1936 年間。[73]然而，在這麼多盛讚與惋惜蘭大衛夫婦即將離臺的相關活動與報導中，對過去

71 Minute of The Formosa Mission Council, held on June 25th, 1935. SOAS, PCE_FMC_Series 1_Box 2_File 3.

72 Anonymous writer, “Work and Workers,”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March 1, 1936, Shanghai), p.189.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accessed March 5, 2017).

73 SOAS, PCE_FMC_Series 1_Box 123_File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餘年間連瑪玉作品的討論，記載卻相當稀少。

無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臺灣長老教會檔案中的歷年教士會會議錄（Minutes of Formosa Mission Council）、收羅的「福爾摩沙出版品」（Formosa Print），或是已出版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南部大會議事錄」、「臺南教士會議事錄」，都沒有記載連瑪玉的系列出版品，最簡單的解釋自然是因為與臺灣教務無涉。[74]對於連瑪玉個人的努力，教會方面似僅有萬榮華牧師在 1936 年 4 月 21 日記錄的教士會會議錄中提到，教會表達對蘭夫人的感謝，提到她多方致力於教會工作，不僅作為丈夫之後盾，在福爾摩沙的教會和主日學推動上也有出色成績，尤其可貴的是，「對母國（指英國）教會的文藝工作（literary work）」。[75]因此，上述問題可以獲得解答，連瑪玉個人的文字書寫獲得好評，但其著作不在臺灣教務的脈絡中，而是連結至其本國教會服務工作。

那麼，連瑪玉的著作難道是英語臺灣書寫中的特例？嚴格來說，並非首例。據聞巴克禮夫人曾於 1910 年著作一本《從遙遠的福爾摩沙給青少年的信》（*Letters from Far Formosa to Boys and Girls*），應為首開先河之舉。[76]不過筆者遍尋不著此書，無法深入討論。我們或可藉由前述之「福爾摩沙出版品」收藏，比較眾多教會相關出版物，來探查連瑪玉系列作品存在的意涵。

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長老教會檔案中的「福爾摩沙出版品」卷宗，收羅諸多在臺傳教士以小冊子形式出版的宣傳文件與演說論文的抽印本，以及非英語（法語及德語）的介紹小冊子、臺灣閩南語羅馬字小

74 參考南部大會議事錄第 46 回春季會議（1922.03.07）、第 47 回秋季中會（1922.10.04）、第 51 回特會（1924.01.08）、第 52 回春季中會（1924.03.11）、第 53 回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會記錄（1924.09.23），收入臺南長老大會，《南部大會議事錄（二）1914-1927》（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3），頁 245-260、261-270、314-318、319-358、359-400；其他年份則參考 SOAS 檔案中散見的教士會會議錄。福爾摩沙印刷品檔案編號為：PCE_FMC_Series 1_Box 8_File1-5.

75 SOAS, PCE_FMC_Series 1_Box 2_File 4.

76 王昭文，〈蘭醫生媽講臺灣故事〉，頁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冊子，也有二次世界大戰後相關的文獻，林林總總或超過 20 種。與連瑪玉著作相似度較高的有兩本：一是巴克禮的 *Formosa For Christ*；二是 George Holliday, *Forward Formosa: Four Junior Lessons*。[77]巴克禮博士的 *Formosa For Christ*，在 2004 年教會公報出版社重印的《聚珍堂史料》中也占了一席之地。該書有六章，第一章介紹福爾摩沙今昔，提到參考了連瑪玉兩本福爾摩沙故事集，也推薦其為讀者可參閱之讀本，註明其「為孩童所寫」。第二至最後第六章則是就教會發展背景、與本國教會的關聯、醫院扮演角色、教會學校的貢獻及福爾摩沙教會的未來等，巴克禮以平鋪直敘的文字，寫下個人觀點。有趣的是，在每一章的最後，都會列舉「問題與討論」（Questions for Discussion），並附上參考書目，似乎有模仿「教理答問」的意味（不過沒有直接提供答案），像學生經常閱讀的教科書之參考書。由於此書是英國長老教會的外國宣道及青年福祉委員會刊行，這種特殊的內容安排，目的是與青年人拉近距離，避免生冷的傳教著作使一般人卻步。

第二本書雖然未提供出版年份，從內容提到教友黃彰輝到西敏寺學院留學，推算可能在 1938 年之後。此書則明顯倣效連瑪玉的故事集，書名頁即直接註明某些課程內容是連瑪玉提供，又以背景介紹、傳教士探險、黃先生的故事及獵頭族「四堂課」的形式編排，差別只在對象換成了「青少年」（junior）。

由上述兩部小冊子來看，不難發現 1920 年代以後，福爾摩沙教會出版介紹性質的小冊子數量增加不少，也開始有向教會以外讀者推廣的企圖心，因此使用與連瑪玉類似作法，以簡明文字輔以照片，講述個人故事。用短篇單元形式，向外國人（尤其是英語讀者）介紹臺灣的出版物逐漸增加，出現「青少年」這一類成人讀者以外的讀者，皆明顯可見連

77 Thomas Barclay, *Formosa For Christ* (London: Foreign Mission and Welfare of Youth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934); George Holliday, *Forward Formosa: Four Junior Lessons* (London: Publication Committee for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d.); SOAS, PCE_FMC_Series 1_Box 8_File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瑪玉著作對這些寓意推廣的普及讀物的影響痕跡。上述兩本類似著作顯示，教會出版品著重以「真人真事」的述說為主軸，但避免像以往教會報告一般，內容無趣，又帶有濃厚說教氣息，企圖在內容、形式及對象上，致力於推廣。不過，像連瑪玉一樣說給兒童的（被認為虛擬的）「故事」形式，倒是絕無僅有。

結　語

本文討論連瑪玉的福爾摩沙故事書寫脈絡，及其呈現的臺灣形象。如前所述，自身定位與書寫目標的不同，影響書寫內容的選擇。不管是禮密臣想要成為寫出包羅廣泛的臺灣英文全史的第一人之初衷，或是梅監務對人性本質與宗教關聯的探討，他們的書寫內容與自身定位，反映了書寫的動機。連瑪玉寫「故事」，則是基於現實生活中母親與妻子的身分，是非常明顯的特質，尤其在第一本以旅遊指南為目的的書寫中，以「母親」形象推展福音，蘭大衛醫生及子女成為附帶的角色。正如李貞德研究戰後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 1903-1983）與夫婿在臺從事醫療傳教的看法，在相似情境下，「妻母」的非正式形象，為傳教事業加強了無私奉獻、犧牲小我的觀感，反而更為有力。[78]正是這樣的自身定位，讓書寫內容具有親切、無私、善意的特性，拉攏讀者親近連瑪玉的立場，對其偶爾發出臺灣人「迷信」或「不文明、髒亂」的批評時，也能輕鬆看待為「母親的嘮叨」。

另一方面，連瑪玉的福爾摩沙故事的書寫目標，在於對海外年輕讀者介紹臺灣，時代、作法與目的都已異於 19 世紀末期全史、通史式的展現方式。其展現的臺灣形象，是在符合出版社宗旨的原則下，選擇以英國小朋友為對象，用吸引人的海外經驗與日漸時興的旅遊行程，包裝成

78 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新史學》第 16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臺北），頁 95-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本本獨特的臺灣書寫。她用具體事例說明臺灣與英國的不同，用臺灣的熱帶特產與島上住民，尤其是原住民，來吸引英國小讀者對臺灣的注意；用一般老百姓面臨信仰與家庭的矛盾時，陷入掙扎時表現的人性，來吸引讀者的同理心；用旅遊行程來包裝臺灣作為海外宣教與國際遊客觀光旅行的熱門地點；用母親與妻子的形象來和緩西方近代化醫療及宗教傳道時隱含的侵略性或排斥性。

藉由解讀連瑪玉一系列兒童版的簡明臺灣導覽書寫，我們或得以開始了解，連瑪玉的臺灣，是她長年生活的地方，是值得外國小朋友來遊玩學習的所在，是新生代可以獻身傳教的地點，是一處有獨特歷史、豐富資源、由原住民與中國移民混雜而成，在日本殖民下日益進步的島嶼。她想突顯的不是殖民的矛盾，而較多是人性的矛盾；想突顯的也不完全是近代化的醒目成績，而更是看來平淡的臺灣質樸的鄉下、一般臺灣人和山上的原住民。她想展現的不是對現狀或過往歷史的品評，而是一位具有堅定信仰的母親，應該如何養育、教導，在神的指引下，在臺灣生活的方法與態度。

在臺灣相關的英文書寫中，此系列作品是比較特殊的類型，這是因為其書寫脈絡與預設讀者明確設定在英國市場，讀者預設為說英語的幼童，題材為其長年生活的臺灣，並藉由「海外旅遊」策略，加強吸引其本國未來棟樑加入海外宣教行列。長遠來看，這樣的書寫是英國長老教會的海外宣教的產物，不像早期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 1679-1763）純粹以「獵奇」的虛構書寫，便能吸引對海外軼聞好奇的讀者。事實上，這一類書寫，尤其是「旅遊文學」之類的文體，到了 19 世紀中期以英語出版的亞洲與中國相關遊記日多以後，廣受歡迎的重點反而在於強調書寫者切身經驗及其真實性。[79]

前述賴永祥牧師在《聚珍堂史料》重印總序中提到，連瑪玉著作可

79 Nicholas Clifford,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1949*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幫助理解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民情，或如王昭文討論此書時所說，在今日的意義是「呈現日本統治中期臺灣基督教會實況」。[80]惟因其系列作品不在臺灣發賣，比起前輩學者所說呈現臺灣真實狀況，筆者認為或可有不同解釋。連瑪玉在書寫中呈現「實況」或「真實社會民情」，確實是其最大目的，因為這是讓她的故事具有說服力的重要元素，但她精心設計呈現的內容，是作為英國兒童讀者的主日學讀物的特定出版架構下進行的。也就是說，其內容主題有超越地方性的訴求。連瑪玉不是有名的騙子撒瑪納札，寫下一部他從未到訪之地的《福爾摩沙島地理與歷史描述》（*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相反的，連瑪玉及諸多以臺灣為主題的西文寫作者，都曾在臺灣島上長久生活，蘭大衛夫婦可能是其中與一般臺灣百姓最親近的。在臺灣歷史上，外國傳教士夫婦能如此受地方愛戴，恐怕也屈指可數。因此，她的紀錄充滿對地方的感情。蘭大衛和連瑪玉來到臺灣，留下關於臺灣的英文書寫，是她選擇臺灣作為主題，送到英國書市中，而非臺灣在英語閱讀圈中具有意義。

她用「故事」介紹臺灣、對象設定為英語母語之幼童讀者這兩點，在 19 世紀以來臺灣相關英語書寫中，獨樹一格，但內容訴諸的卻是最普及而廣大的（以英國為主）英語圈市場。正因連瑪玉的出版不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的脈絡中，其特殊性或許就在於她個人之努力，對臺灣知識的傳播而言是偶然，似乎也沒有後繼者接續積累相同的知識類型，持續、穩定地培養英語讀者群。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十九世紀末起福爾摩沙知識的建構、塑造者及其形象之轉變（1880s-1930s）」（104-107 年度 MOST 104-2410-H-018 -012 -MY3）之部分研究成果，特此感謝科技部之

80 王昭文，〈蘭醫生媽講臺灣故事〉，頁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移地研究獎助，讓筆者有機會進一步補全臺灣英國長老教會之相關檔案資料。兩位審查人為此文提供本質而深入的論述修正建議，補強本人思慮不周之處，在此亦致上十分謝意。

（責任編輯：石昇烜　歐陽宣　校對：洪麗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圖書館檔案與特藏部（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收藏之英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England, PCE）海外宣教委員會（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FMC）檔案。

臺南長老大會，《南部大會議事錄（二）1914-1927》。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3。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50-1940. Leiden: Brill, c.2011.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1902-2009. London: Times Newspapers Ltd., 1969-.

二、近人研究

王政文，〈天路歷程：臺灣第一代基督徒研究（1865-189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王昭文，〈蘭醫生媽講臺灣故事——《福爾摩沙的故事》解說〉，收入連瑪玉，《福爾摩沙的故事》，頁 15-79。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4。

吳學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臺的西方傳教士》。臺北：日創社文化，2007。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李貞德，〈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新史學》第 16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臺北，頁 95-151。

張勤瑩，〈傳教士子女在中國：內地會與十九世紀芝罘學校的創立〉，《文化研究》第 19 期（2014 秋季號），新竹，頁 291-332。

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2 期，2001 年 6 月，臺北，頁 119-182。

連瑪玉著，劉秀芬譯，《蘭醫生 Dr. Lan》。彰化：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1998。

連瑪玉，《福爾摩沙的故事》。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4。

連瑪玉著，鄭慧妊譯，阮宗興校註，《蘭醫生媽的老台灣故事：風土、民情、初代信徒》。臺北：前衛出版社，2017。

陳梅卿，〈清末臺灣英國長老教會的漢族信徒〉，收入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臺灣》。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

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廖財聰，《蘭大衛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鄭仰恩，〈試論梅監務的臺灣宣教研究〉，《玉山神學院學報》第 14 期，2007 年 6 月，花蓮，頁 13-40。
鄭仰恩，〈加爾文傳統與臺灣〉，《臺灣神學論刊》第 31 期，2009 年 12 月，臺北，頁 1-29。
賴永祥，〈聚珍堂史料發刊總序〉，收入連瑪玉，《福爾摩沙的故事》。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4。
魏外揚，〈基督教在臺早期的醫療宣教〉，收入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臺灣》。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
魏喜陽，《蘭醫生在臺灣》。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67。
劉方瑀，《被選擇的臺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形象建構》。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3。
劉翠溶、劉士永、陳美玲訪談，劉翠溶、劉士永整編及中譯，《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
曽山毅，《植民地臺湾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
Band, Edwar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947.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1972.
Barclay, Thomas. *Formosa For Christ.* London Foreign Mission and Welfare of Youth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934.
Clifford, Nicholas.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1949*.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Davidson, J.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etc.: Macmillan & Co., Kelly & Walsh Ltd., 1903. Repri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5.
Holliday, George. *Forward Formosa: Four Junior Lessons.* London: Publication Committee for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d.
Landsborough, Marjorie. *In Beautiful Formosa: Being a Personally-conducted Tour of Boys and Girls to view the People, the Scenery, and the Work of the Missionaries in strange and lovely places*. London: R.T.S., 1922.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1972.
Landsborough, Marjorie. *Stories from Formosa*. London: R.T.S., 1924.
Landsborough, Marjorie. *More Stories From Formosa*. Londo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ublishing Offices, 1932.
Landsborough, Marjorie. *Dr. Lan: A Short Biography of Dr. David Landsborough, Medical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in Formosa, 1895-1936*. Londo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ublications Committee, 1957.
Lai, John T. P.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and the Translation of Christian Tra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Translator* 13, no. 1 (2007, London), pp. 39-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eyer, Jan de. et al., eds. *Religi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Modernity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Leuven, Belgium: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5.

Rutter, Owen. *Through Formosa: An Account of Japan's Island Colony*. London: T. Fisher Unwind Ltd., 1923. Repri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5.

Wu, Harry Yi-Jui（吳易叡）. "The Missionary Gaze: The Social Biography and Archiving of Dr. David Landsborough IV's Photographic Collections." 《臺灣人類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2012 年 12 月，臺北，頁 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0 (December 2017), pp. 231-270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60.06

A Guide to Taiwan: Majorie Landsborough and Her Formosa Stories

Lin, Hsin-yi*

Abstract

Marjorie Ellen Leaner (1884-1984) came to Taiwan for mission work in 1909, who later married David Landsborough III, a medical missionar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in 1912. She published three children's books in the name of Formosa about her life experience and mission work in central Taiwan in 1922, 1924, and 1932, respectively. The three books were written for young boys and girls in England, aiming to introduce local customs, practices, and climes of Formosa. Among them, the first title was especially schemed in the format of a travel guidebook with many feature stories. The writing of Marjorie Landsborough emphasi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ormosa and England with "attractive" themes such as Taiwan aborigines, coral island, Chinese nanny, rickshaw, trolley, seden chair and countryside, etc. She was also good at depi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ggle of her acquaintances from heathen into Christian. By analyzing Marjorie Landsborough's writings, this article looks into the images or icons of Formosa that were especially represented in the books, followed by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adership,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Marjorie Landsborough's series of Formosa stories in the British book market represented a peculiar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62, Section 1, Heping E. Rd., Taipei 10610, Taiwan (R.O.C.); E-mail: linxinyi@ntn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ype of Formosa writing. She aimed at the wider children readership in England than a smaller English readership in Taiwan. Yet, it was her personal effort to push Taiwan titles to the British book market, rather than the demand for Taiwan knowledge arising from the book market itself. The lack of successor to this type of writing decidedly contributed to its uniqueness and hence its fading influence.

Keywords: Writings on Formosa, Taiwan, Changhua, Marjorie Landsborough, David Landsboroug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